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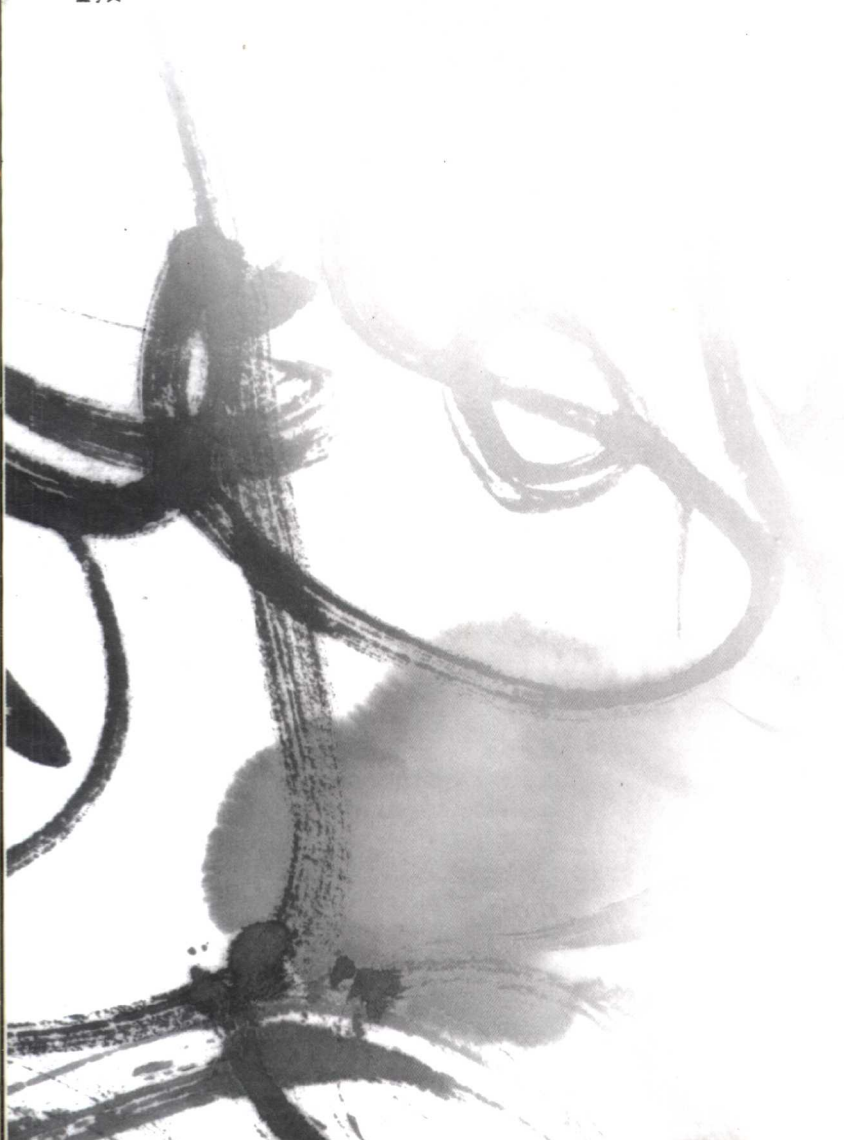
开卷文丛

主编
蔡玉洗
执行主编
董宁文

者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，写下了很多散文、诗歌，
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。本书是从作者几十年的所写的
十万字的作品中精选而成，故取名《自己的嫁衣》。

自己的嫁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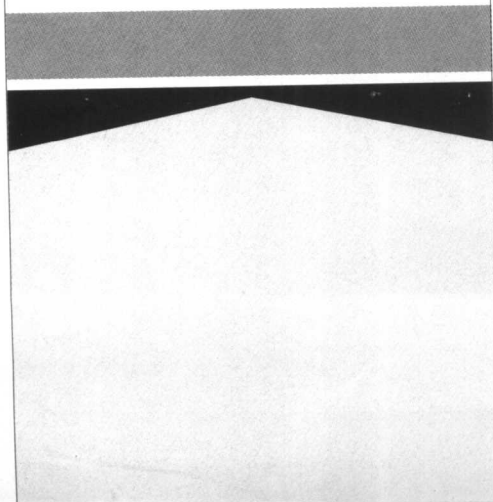
章品镇
岳麓书社



自己的嫁衣

章品镇

岳麓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己的嫁衣/章品镇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05(开卷文丛)

ISBN 7—80665—559—X

I. 自 ... II. 章 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2221 号

·开卷文丛·

主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

自己的嫁衣

作 者:章品镇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速泰熙

内文设计:速泰熙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7.5

字数:158 千字

印数:1—4,000

ISBN7—80665—559—X/I·713

定价:15.00 元

承印:长沙健峰彩印有限公司

地址:长沙市张公岭高家坡路 1 号(芙蓉工业园)

邮编:410015 电话:0731—4633988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自己的襟衣

素品集

作者手迹



目 录

- [1] · 挑“西瓜”的痴连元
- [1 0] · 蛋·血墙
——哀悼扬州一少年
- [1 4] · 在“法国公园”里忽见蝶群
- [1 6] · 关于《诗歌线》及其他
- [1 8] · 我在对你歌唱
- [2 0] · 归鸦
- [2 4] · 仓库
- [2 5] · 上坞
- [2 7] · 女路倒
- [3 0] · “混账土地”的之前和之后
- [3 7] · 解冻期
- [3 9] · 非视觉的享受
- [4 3] · 对《传奇》的印象
- [4 9] · 在一个区的惩奸大会上

- [5 6] · 记一个人的受难
——悼念顾迅一兄并同时遇害诸友
- [5 8] · 一个贫农终于站出来了！
- [7 2] · “报晓鸡儿”
- [7 8] · 火车奔向——
- [7 9] · 吃鱼二题
- [8 6] · 窗子里的灯快熄了
- [8 8] · 写在铁路旁
- [9 4] · “逼”上黄山记
- [1 0 4] · 一双白晰的手和二寸长的杏黄色袖口
- [1 0 8] · 我是南京市的市民
- [1 1 4] · 艺术
——一条刚离水的活蹦乱跳的鱼
- [1 2 6] · 陌生的故土
- [1 3 8] · 读书乐乎？
- [1 4 0] · 听上海人说话
- [1 4 3] · 《金陵点心谱》序
- [1 4 6] · 记柳亚子先生的两种藏书
- [1 4 9] · 粥颂
- [1 5 5] · 交臂失之述例
- [1 6 3] · 回家
- [1 7 0] · 我爱徐州的石头
- [1 7 4] · 纸牌里的神仙与强盗
- [1 7 9] · 告别青云巷
- [1 9 5] · 《丕畏辽赫度陶走出了森林》

[1 9 7] · 扒手

——天外来客

[2 0 0] · 顾养谦和李卓吾竟是朋友

[2 0 8] · “一柱楼诗案”遗闻

——遗闻来自当事者一方的后人

[2 1 5] · 三件法书给我的悲喜

[2 2 9] · 跋



挑“西瓜”的痴连元

放暑假，一到家，就把婆婆喜欢吃的嵌桃麻糕送去。婆婆说：“痴连元算放回来了。前天还来过，说你要的小海蜇弄到了，就是一离海水就死。挂在玻璃瓶里就像把伞。”她说：“你拿到一定高兴。你们也是朋友嘛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啦，不能和他做朋友？”

“不是这句话，和你们小孩子玩打钱墩。输了，伸过头来刮个鼻子不伤皮肉。可这个人有眼无珠，见人就是朋友，官兵也交，海匪也交，三教九流都要好。酒肉朋友嘛，翻脸不认人的。我早就说，总有一天要出事，果不其然！现在弄上个海匪的名目了。”

这连元是我家“挺龙阵”^①这条船上的伙头，就是烧饭的。每次出海，找婆婆领米直到早烟，总要嘻皮笑脸争多嫌少，婆婆喜欢他，尺寸放宽，说是看他从小长大的。他跑南赶北总要替婆婆带点吃的用的。最好玩的是一只红木做的匣子，实是只花

生米刨子。匣盖是把刀，花生米放进去，匣盖一拉一推，花生米就成屑子。婆婆没牙齿了，这正派用场。有事到后宅，姑娘、奶奶们也和他有说有笑，但他不油。就是骂他几声，他也嘻嘻一笑，没有见他破过脸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桃家埭。他正坐在门槛上抽旱烟。

“喔，昌昌，放学了！进来坐，进来坐。”

“世道真变了，我五十出头，吃了八个月的官司，伤筋动骨，今年‘挺龙阵’上就做不动了。”

“不要紧养半年总会复原的。有难处，找婆婆。”

“不必烦她老人家，我总有办法。”接着叫女儿巧侯替我倒茶。“把小海蜇拿出来。张家昌昌来了。”巧侯是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姑娘。有点怕见人。爷叫，只好出来招呼一声，倒茶。小海蜇放在原先送来的酒精瓶里有根线吊着，真像把伞，就是有点僵了。

我心里记着海匪的事，就问：“连老爹，那件事到底怎么弄的啊？”

“不要提了！”他不胜感慨的样子，“他们都叫我海匪，就是东社的共产头儿朱大个子，和我同号子，也这样叫我。他是见过场面的人。海匪！是我这个样子的吗？”

“唉！”他伸着半白半黑的头，眼睛睁着，继续说：“是这样的：去年二月十二，我同杨家后场里的妙生搭伙去下小海^②，早起去的，没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哪晓得到太阳斜西的辰光，从西北来了十多条海州船，一律挂了王三侉子的旗号。王三侉子，我从前在海州见过，前年传说已经死了。你想想，昌昌！到底那妙生小伙计不成用，一发脚，便一枝箭地走了。那时潮水已经

涨到头顶把高，没有法子，我只得拼命划水。潮水也在涨，划来划去，试试看还是头顶把高。而那只旗船已经离我只有三十步田的光景了。有人在招手喊：蛮子！蛮子！停下来，是王三侔子带队的。再看看滩上，还离二里多路。只得停下来吧，被他们抓去，又有什么，我们穷人，可是的？船近了，用一根绳把我吊上去，果然是王三侔子的船，就是他小舅子金队长也在上面。”

“怎么，他也在上面，不是从前在街里大队部里做过中队长的那个金宇发吗？”

“就是他，喜欢穿便衣，带一副大宽边眼镜，手膀上还常常挂着一根卫身棒的，总想骗个“半开门”带下海。他为人倒还不错，一打眼，就认出了我，嚷着叫“挑‘西瓜’的痴连元来了。”

这挑“西瓜”的说法有个来历。是指民国二十年兵变，自称有规有距的几个，把想逃上海船开溜的老弱砍了头去交账。“西瓜”就是头嘛，又说头是由连元从海边挑到镇上来的。那是给抓差。第一次吓斯斯的。以后在海边开火。官兵的、海匪的只要是头，都归他挑。官、匪都有句话：“我看，你脑袋瓜要找连元挑了。”就这样出了名。

“到侔子那里去，他正少一个装烟的哩！”

“于是我就在王三侔子的烟铺边上过了三天半。告诉你听，他们船上没有米了，在郎家沙劫到三只上海跑牛庄的大船。一只装的黄芽菜，一只装的北口猪，还有一只装的是豆油和牛庄酒。这就一天到晚只是吃肉烧黄芽菜。后来吃得不要吃了。酒呢？尽喝，真开心。”他布满着生活皱纹的脸上，现出微微的笑丝，在回味肉烧黄芽菜和牛庄烧酒的味儿吧。

他逢人都这样说，婆婆就不许他说。“有酒喝、有肉吃，还

想去，你不要命了！”他还回嘴，“又不是我一个！”

“就是我到船上的第二天，街上有兵发下来，一共十三条船，条条都有钢板。手提机关枪，哼，炮子儿倒不少，打，打得老远的，好像瞄准一点，就怕打死了船舱底下的北口猪，一前—后，乒乒乓乓，好像演出《十送郎》。一直送到看不见滩上看战的人了，旗船里才碰了一个头，商议抛下一只十几年不曾上过坞的破船，好让他们回去交账。果然不错，那里看见这里一只破船丢了下来，顿时张了满帆，闪电一样地钻了过来，十三只船团团围住了，机关枪呀、手提机关枪呀，转了打。这边掌千里镜的罗分队长说：还有个长官在拍照哩，好不威风。这里船也停下来看战，过了半个钟点，那只船几乎变成了胡蜂窝了，那边有一个大胆的爬了过去。再靠近一点，然后向这里桅上放了一排枪，扬着帆，敲着鼓，吹着号回去了；我们这里也不回帆了，向南，顺着北风，预备到崂山去。

“哪晓得到王家仓对过的时候，侬子叫书记官老枪写了三封信，叫我送了上来。天呀，上面沿老坎还有沙蚕壮丁队守着呢。他们不管，给我一只水里钻，一根篙枝。是活是死，靠我的命。水里钻离开大船的时候，侬子还在上面嚷：‘痴连元，信要送去的。不好过，还是到我船上来。’浪又大，风又大，浑身统湿了。这时远远看见岸上土墩子后有人伏着。我想露底了，又想常听老人说，食人之禄，忠人之事啊。这一想，忙把油纸包的信从小褂子袋里，贴肉放着。飘，撑，终于上了滩。一上来，就给套了。唉！脱光了查，贴肉放有个屁用。苦就吃在那三封信上了。不谈了，坐了八个月，别人都是关住的，而我呢，担尿桶呀、担粪桶呀、担饭桶呀、担菜桶呀，是重生活，都是我海匪来干。

一天,只有别人放茅的时候,向人要根香烟屁股抽抽息息力。后来牢头禁子,看我罪也受够了,对我说,只要你爸保一下,就好出来了。你爸看见了我的信,他具了个保,我才得见天日。去见了你爸爸,问费了多少花销,他说:‘不破点财就行了?请了两桌酒,小事。能不缺手缺腿出来就好。’他见我身上穿的实在太脏太破了,给我买了一套衣衫。我不舍得穿,到现在还留着呢!”他说完,随手将巧侯拿来的那杯已经冷了的茶,推给我。

外面的太阳光已经从门口伸来了。我立了起来:“不喝茶了,家中要等着哩!”

“啊,真的,怎么倒夜了,回去吧,等等家里要说的。”他也立了起来。

走出他家场边,回头看,他们还站在门口。连老爹,因为这近二年来的磨折,看起来憔悴不堪。巧侯结实里透出了俊俏。该到许配人家的时候了把?

我从小就听惯痴连元这个称呼,招呼他的人有一种亲切甚至疼爱的意味。例如打纸牌三缺一,刚好连元经过,大家就分外高兴地叫起来:“快来、快来,痴连元,正在等你哩。”说明他是个好伴档,好相处,处处受欢迎的。而所以受欢迎,我渐渐感觉就在这个“痴”字上。有人说我只说对一小半。这“痴”字,很有来历哩,几乎本地的老年人都喜欢传说,靠三十年了。他上一条装通州棉布的船去温州。船到嵎山外洋,远远望见有条船搁在礁上。有经验的人看得出,出事有些年代了,船上的人早跑了。老大(船长)说来了外快,去看看。也有眼尖的人说得斩钉截铁,“它得了绝症。你不见外档有个旋涡?这是龙穴,一靠近就卷进无底洞,你怕龙王爷少块点心?”老大说,“这我懂,不

是毫无办法。只是难得个有胆有力的人。”他忽然提高喉咙：“谁敢上去看个底细，有没有救了。这里一百现大洋，谁要谁拿！”说完一百现大洋朝台上一放。大家看在眼里，就是没人开口。有人在背后轻飘飘说：“办件丧事还缺一半哩。”突然连元这小年轻从人堆站出来高声问：“老大，你这话可当真？”

老大说：“我骗过谁啦！”

连元拍拍胸膛：“那我上！回不去，我一条侯。没牵挂。”时快冬至了。他一面脱衣裳一面叫道：“拿酒来！”一瓶烧酒半瓶倒进了肚子，一纵身也就入了水。这时忽然有人想起说：“他爷在世时，和人赌输赢。像戏台上走边，能靠龙穴又不被吸住。他大概有点数目，不过没有上过台。”

这时连元已游到离龙穴丈把远了。果然，他靠着旋涡边兜圈子了。每兜到近船一边就尽力往里靠。这样三四个圈子兜下来，他一伸手死死抓住船舵了。接着就爬上了礁石，坐下直喘气。看清船后梢在水底下。他扎下水去，一口气又浮上来做了个手势，说是后梢卡在石缝里了。他想了想在礁石上找了块大石头捧着扎下水，过一息又浮上来喘气。这样七上八下，船突然像一支离弦的箭，溜出来了。这是得法，不是得力。从这里看，连元丝毫不痴。连元扳出来的这条船，就是原在李家的“嵎山洋”。老了，又有伤。两年前拆板卖了。就是锯开做搓衣板卖，也要卖个二三百。所以当年有人传，老大得李家六千，有说五千。老大到处喊冤枉说公家告他偷船，罚了三千了事。有人说没有的事。总之天高皇帝远，海边的事有时公家的手边也摸不到。老大假惺惺称赞连元头功，赏了他五百元。大家都说，连元卖命才得了六百元，亏了。连元上面那个“痴”字就是

这时多出来的。这六百元中三百块存在菜馆里，三朋四友随时吃喝。还有三百娶了房老婆，老婆没几年得瘟病没了，留下个女儿巧侯，是痴连元的“国宝”。父女相依为命，还说得过去。中国老百姓能这样也就罢了。

连元还没有痴够，还有个断命的套子在等着这痴到顶的人结案。婆婆不是常喜欢说“作孽”吗？这作孽的事，就是无处讲道理的。世上的好人坏人从没人撇撇清。从玉皇大帝到当方土地都是聋子、都是瞎子，白吃人间香火！

原来两个月前，那个海里的金连长带了三个伴档上了三甲镇。吃、喝、抽、嫖。他也不长个心眼。有个背了旧账的上吕四报告了县常备队，说是只三个人，玩得筋疲力尽哩。常备队来十几条枪，赤身露体把人从被窝拔出来了。口袋搜过，又上港口的船搜个遍。先派人传捷报，说是：“俘海匪四名，枪两长两短。我无一伤亡。”这里收拾活口，准备开闸。这金连长看见借来了把切面的闸刀，慌了：“慢、慢。长官！我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。我没碰过你一根毫毛。你能放我一条活路，我孝敬你五千大洋，怎么样？”

“钱在那里？”

“你派个人跟我去拿，钱存在我相好那里。钱拿到，你高抬贵手。我有句假话，你再宰我不迟。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大家都在江湖上混，时间长哩。”

“别废话了，五千大洋要少个边，照样要你这臭猪头。”于是派个副官跟金连长上三甲镇。

有个当兵的问，要不要把痴连元找来，把“西瓜”挑上吕四？这差使不是他们官兵干的。

“对对。倒把这老朋友忘了，你去跑一趟。”

连元这天在进港的“闯四海”找了条大板鱼(比目鱼)。对女儿说：“张家徽州人，吃板鱼也用猪油拌粉上笼蒸。熟了脊骨一抽，切成一块块方糕，又肥香又爽口。爸爸今天动手让你见见世面。”说着拿了个酒瓶提篮子正要上路。那边当兵的奉命赶到，拦住了。连元说他今朝要和姑娘吃粉蒸板鱼，你另找人。当兵的说：“你就是痴，把‘西瓜’挑上吕四。你怕渔会、商会不大摆庆功宴？板鱼，明朝就不能吃了？”连元这一听回头对姑娘说：“那明朝吃鱼吧。”

姑娘说：“爸，你鞋后跟裂缝了，我替你缝牢，才好上吕四。”鞋子缝牢。连元取了一付担子跟当兵的走了。

到港口，那“长官”见面说：“痴连元辛苦一趟，晚上请你喝酒。”

装“西瓜”了，经手的人说：“报上去是四人呢。现在只有三个怎么行？”

这长官一听摸起脑袋来，踱了两圈方步。回头突然看见连元，一咬牙关，拱一拱手，高声说声：“得罪了！老朋友。”对管刀的一歪嘴。几个当兵的一拥而上，揪住连元，朝闸刀里塞。痴连元刚开口说：“别开玩笑。”话还没收音，四个“西瓜”就凑齐了。

婆婆抽了口水烟。吹灭了媒纸，长叹一声。对我说：“谁说痴人有痴福？这世上容不得糊涂人的呀！”

一九三七年三月南通城区

附记：

这本是十六岁的一篇作文的底子。李也止老师叫我去，说还没人写过海上的事哩，题材新鲜。县里中等以上学校已商定出个刊物，他是编

委。想推荐去发表。不过学生的文章字数有限。要把上匪船和救船这两段删了。我有些舍不得,就说:“我想到的还没有写全哩。”李老师说:“你说说看哩。”我就把连元被闸头凑数的事说了一遍。李老师听着不住点头,但还是皱起眉头说:“不行呀!这牵涉到县常备队。这官司打不过人家的。还是老样子吧。”靠十年前在南通市图书馆看书,见旧杂志目录上有《濠上》创刊号。这次烦劳他们复印一份来。人多“悔其少作”,我倒也并非妄重少作。只是觉得这六十年前的雪上鸿爪,值得略留痕迹。就人这动物性的本质说说,还有现实意义。这就是:十六岁习作,八十二岁补写的来由。章品镇二〇〇四年六月记。

-
- ① 船板主总要替新钉的船取个吉利的名字,但没有人理睬。要等到喝完工酒时,大匠师傅(这是权威,船的质量全在他们手上,最受尊敬,得罪不起的)嘻嘻哈哈凑出来的绰号,才是南北皆知的大号。例如我家祖上那“挺龙阵”,因为这批木料是老家山上挑来的。大匠师傅们说它能挺得住龙阵风(龙卷风)。再说个例,都是上百年前的事了。有家人发现退潮后,有条船搁浅了。爬上一看,躺着满船尸体,都是刀下鬼。只有一两人还有点气。原来这是条装云土上北的广东船。这一家就此大大地发了。他家钉的第一条船,绰号就是“广东财”。这船的每一个绰号往往说明一桩史事。可惜搞民俗学的人,无人注意及此。
- ② 下小海,是退潮后到滩上去拾些蛤蜊、蚶蚶之类。



蛋·血墙^①

——哀悼扬州一少年

10

—

鸡,站了起来,
“咕咕咕咕……”欢快地叫着。
快伸手到草窝里去,
拿到一只蛋,温暖的。
(生命,就在这温暖中发育。)
不能再瘦下去,
还在扬州的父母,
牵记着自己哩。